

拓展你的生活疆域

□王国梁

得知朋友小姜正在学茶艺,我不解地问她:“学茶艺有什么用?”

小姜说:“我这是在学习拓展自己的生活疆域!人们都说,你无法赚到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,其实你也无法享受到你认知范围之外的乐趣。这世上的事,并非一定要有才去做。学茶艺看似没什么用,但我从中领略到以前从未体验过的乐趣。从茶叶、茶具的选择,到烹茶过程的艺术操作,再到品味香茗的曼妙享受,都那么妙趣横生。我在学习的过程中,学会了放慢生活节奏,沉淀自己的内心,用诗意的方式去修心。我通过茶艺来悟道,在茶叶的浮沉、茶香弥漫中感悟生活之美,体验人生之趣,心灵也得到了舒展、放松和净化……”

小姜的一番话,对我来说新鲜有趣。仔细品味,确实很有共鸣。我想到

我们来这个世界的目的,大家经常提到生命的意义,我们也常常思考活着应该有的状态。时间有限,人生有涯,我们来到这个世界,难道不是为了做更多的事,走更远的路,看更多的风景,见更多的人吗?如果囿于太过狭小的圈子,终生都困在有限的风景里,岂不是白白辜负了人生的精彩吗?

这样说来,我们终生都要致力于拓展自己的生活疆域。拓展生活疆域,其实没有多么宏大的内涵,并非是“心有多大,舞台就有多大”的翻版。我所说的拓展生活疆域,不是为了成就更大的事业,或者攀登更高的人生巅峰,而是单纯让生活的版图更加辽阔、广袤、精彩和丰盛。人生在世,多多涉猎,凡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,都应该积极体验。拓展生活疆域,让我们的生活中有花开有云飞,有丛林有秘境,有高山

有险峰,有湖泊有岛屿,有寻常小景有世外桃源。

很多美好的事物,你未曾涉猎的时候觉得陌生。当你深入其中之后就会发现,里面是个别有洞天的世界。拓展生活疆域,等于为自己开了一扇又一扇的窗。窗外世界的精彩,亲历才能领略。

记得网络刚刚进入我的生活那年,我加入了一个叫“走马天下”的驴友群。当时我的生活极为单调,就是三点一线上班族生活。我以为冲破桎梏,才能给一潭死水的生活注入活力,也给自己的人生注入新鲜元素。于是,我积极参与群里的活动。群里经常组织外出游玩,有时骑车在近郊邻县走走,有时乘车奔向远方。我跟着驴友们,时不时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觉得畅快放松。一次次出游,我们的旅行经验越来越丰富,去年还有不少人去了一趟西

藏。大家都说,西藏之行是一次身心的洗礼。有了这样的经历,真的可以说是“不枉此生”了。

十多年过去了,我们走过了不计其数的地方。我们的生活疆域,就这样被拓展开来。算一算我们走过的地方,大家都有一种天下任我行的自豪感。有人很不屑,觉得我们东跑西颠并未给生活带来多大的益处。“天空中并没有留下鸟的痕迹,但我已飞过。”我们走过的那些地方,都留在了心里,成为了人生精彩风景的一部分。

这个世界如此博大包容,如此精彩纷呈,而且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等着我们去靠近,为何不积极拓展你的生活疆域呢?拓展生活疆域,你就可以在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里打马徐行,或者自由驰骋。开阔的疆域,多彩的风景,诗性生活,快意人生!

可怕的是,竟有一种绿头蝇,冷不丁叮人一口,疼痛难忍。“全身动起来,就不怕咬了!”父亲见我难受,给出主意,果然见效。

半个时辰过后,稻田灌溉好了。父亲将水车调转方向,对准麦地。可令人再次心慌的是,抽上来的水,全是黄汤汤。眼看抽下去,水干见底,只剩下一塘泥浆。父亲发了狠心,劲用得更大,带着我这一边直转。顿时,吱呀声更密更响了,家家都在抢,人人都在拼。

远逝的水车

□刘峰

渐渐地,我的胳膊酸得不行,仿佛里面流淌的不是血,是野山楂汁。手也出茧了,磨破了,沾了汗水,火辣辣得疼。父亲见我咬牙皱眉,知道我小小心年纪受苦受罪,双眼眶下一滩亮光,我知道,那是泪水。父亲怜爱我,但不会落泪。

野塘终于见底了。天也快亮了。幸好,稻田麦田灌好了。东天鱼肚白,灿烂一天霞。父亲和我累瘫在塘埂上,一边大口大口喘气,一边感激地望着“功臣”,感觉轻松了不少。

抽干的池塘,底部有不少的野鱼,它们因为缺水,正鼓腮张嘴,也在大口大口喘气。待缓过神来,人们纷纷扑下塘捉鱼。一时间,霞光染红了池塘,人们裹在水草淤泥里,欢呼着、抢抓着、舞蹈着,于意外的收获里,享受着

一场集体的狂欢。许多年后,此情此景,使我想起宋代诗人梅尧臣的《水车》一诗:“既如车轮转,又若川虹饮。能移霖雨功,自致禾苗稔”。稔,即庄稼成熟,这正是劳动的意义所在!原来,水车自古有之,车水的艰辛古今亦同。

一直到现在,我对水仍抱着十二分的敬畏,不敢随意浪费一滴水。特别是对于雨水,我有一种天生的渴望,最爱在雨中漫步,一次次走向庄稼地,聆听禾苗汲着甘霖“滋滋”拔节的声音,感觉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天籁。

如今,家乡兴修了水库,足以灌溉万顷良田,靠天吃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那架水车,虽然早已被光阴宋之高阁,陈列在乡村博物馆,它却永远在每个夏日于我心海转个不停,吱吱呀呀……

灯笼沟的传说

□詹敬鹏

在安徽省铜陵市郊区大通古镇,靠镇西北约二华里有一条沟,这条沟叫灯笼沟。多少年来,这里的老百姓流传着有关灯笼沟来历的传说故事。

相传乾隆年间,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铜陵古镇大通时,给住在这个镇上姓余的财主封了个天官。这件事传到铜陵县府,慌得县知急忙备轿来大通朝拜天官。这样,每月的初一、十五朝拜天官就这么沿袭下来了。

时间长了,余天官对县知的朝拜感到有些厌烦,但又为了不扫县知的雅兴,就让管家人在大门头上,挂着他的一只长靴,县知来朝拜,只要朝着门靴拜三拜就行了。县知拜门靴,深感耻辱,但余天官名大气粗,谁敢惹不起,县知也只好忍声吞气,甘心受辱。

几年之后,铜陵县府换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县知,传说姓徐。徐县知接任的第二天恰好是逢初一。于是,徐县知备好轿子,带着差人,前呼后拥,来到大通。他来到余府门口,要管家人通报一声,说新任徐县知特来朝拜余天官大人。谁知,管家人指着大门头上的长靴对徐县知说:“大人早已吩咐,朝拜大人有一条规矩,就是朝门靴拜一拜就行了。”徐县知一听,顿时怒火万丈。心想,你余天官也太欺负人了,我大小也是七品父母官。于是,徐县知命差人抬轿回府。途中,徐县知想了一个整治余府的妙计。

几天后,大通古镇来了一个风水先生。风水先生来到余府门口,连声说:“好风水,好地方,将来这家要出皇帝。不过……”风水先生的话没有说完,正被出府游玩的余天官听见,忙问:“先生,你说什么?”风水先生瞟了他一眼,接着说:“这里的风水真好,背后的长龙山脉,犹如一条腾飞的巨龙。不过,却被这条玉带河给捆住了。”余天官急忙问:“此话怎讲?”风水先生说:“这条玉带河使你只能当天官,不能当皇帝。要想当皇帝,非得把这条玉带河挖断。”

听罢此言,余天官把这位风水先生接回家热情招待了一番,然后让管家人带着风水先生,喊来几百名劳工,开始挖玉带河。

为了抢时间,每当夜晚,玉带河上几百盏灯笼齐明,就像一条火龙,把古镇大通的天地照得通亮。

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战,终于把这条玉带河挖断了。传说余府玉带河是一条真正的龙脉,当玉带河被挖断时,龙的血流了三天三夜。余天官一看大吃一惊地说:“不好,余家龙脉挖断了,快把那个不要命的风水先生捉来见我。”可是,风水先生早已溜之大吉了。

余天官派人四处查找,终于找到了这个风水先生,原来他就是铜陵县知府的徐县知。余天官问徐县知:“你破坏我家风水,官会治什么罪吗?”徐县知慷慨激昂道:“知道。宁可抽筋剥皮一世,不愿朝拜靴受辱。”

虽说徐县知遭到了杀身之祸,但他那坚强不屈、不甘受辱的品格,却赢得了大通后人的赞誉。为了纪念这位徐县知,当地群众把这条沟称之为灯笼沟流传至今。



秋野

黄长春 摄

铜陵工人文化宫的记忆

□沈宏胜



建筑是一座城市的足迹,也是一座城市的记忆。铜陵工人文化宫,曾经的铜陵市文化建筑,现在早已成为斑驳的历史名词,但是我却记忆犹新,历历在目。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,当时的铜陵工人文化宫还未建成。铜陵由于是一座工矿城市,市民们居家或在铜官山铜陵附近的解放东村,或在较远的铜陵县城。矿区工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一。工人文化宫的原址只是个三角式的公园,市民们大多数喜欢带着家人和孩子们在公园里遛弯,之后才建起了两层楼高的工人文化宫。

铜陵这座城市很小,1956年才建的市,原来市中心还是石子铺的路,路面不宽。工人文化宫与对面

的照相馆“遥相呼应”。铜陵的工人文化宫建成后,市民们大多数都到市工人文化宫里读书,看展览,参加体育活动,最多的是打乒乓球。也许是乒乓球这项运动比较普及,喜欢的人多,活动起来也方便开展,所以玩的人很多。

作为铜陵市文化类标志性建筑,有不少市民喜欢在“工人文化宫”门前合影留念。1973年我初中毕业后,我们班当时就在文化宫门前合影了。这张黑白照片至今我还保留着,并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。我们的孩子看到这张照片说,那时候真穷,多数女同学穿的还是布底鞋,身上穿的兰衣布褂,少数穿的带有格子式的衣褂,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。

记得1975年,全国第三届运动会结束后,安徽省中国象棋运动员蒋志良代表安徽队在全省巡回表演比赛,来到铜陵后,就在铜陵市工人文化宫

与铜陵市象棋爱好者对弈。谁也没有想到蒋志良与铜陵市选手韦福寿的对弈,结果竟中盘输给了铜陵选手韦福寿,当时在工人文化宫观看这盘挂盘棋比赛的人很多。蒋志良输掉这盘棋后心情闷闷不乐。因为他是全国第三届运动会中国象棋比赛的亚军,在铜陵竟然输了一盘,觉得不是个滋味。我清楚记得比赛结束后,蒋志良一句话也没有说,他是在当时的铜陵市委食堂就餐的。

1979年5月,我参加了安徽省第四届运动会,我与队友代表铜陵市队合力获得了男子4人技巧比赛的第4名以及团体比赛第4名,回到了铜陵后,原铜陵电视台新闻部主任郭麟为我们拍了男子4人叠罗汉造型的照片,并摆放在铜陵市工人文化宫门前的宣传栏窗里展示了一下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在市工人文化宫能看到电影,工人文化宫里还有遛旱冰的。如今的商贸大厦(雨润广场)已经取代了工人文化宫,但工人文化宫还是留给了人们美好的回忆,那是曾经丰富了市民们业余文化生活的“缩影”。

到,他死后却跪在岳飞的面前,连他的后人都抬不起头来。看来,人心所向,忠臣和奸臣是难以混清的。

我曾多次徜徉杭州西湖岸旁的岳王庙,也曾在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的岳王庙里游览过,看到很多游客为岳飞敬香,并致拜礼。同时也看到跪在地上的秦桧和夫人王氏,以及秦桧的帮凶张俊、万俟卨的铸铁像上有许多痕迹,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是游客的不文明行为,但很快又释然了。我想,地狱之中的秦桧和他的帮凶们,如若知道千年之后的炎黄子孙仍在唾弃他们,该有何感想?

“青山有幸埋忠骨,白铁无辜铸佞臣。”人们实在是非恨恨那些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贪官佞臣,他们成了历史罪人,而惋惜那无辜的白铁。

我国流传着一句俗语叫“好人终会有好报”。岳飞不幸戎马一生,壮志未酬,一腔热血没有洒在战场上,却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遭奸佞小人的毒手。岳飞有幸,遇害后不久就被昭雪了,并追封为鄂王,被后人景仰。这真是天日昭昭,人民自有公道心。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宋朝的历史,因有岳飞、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而厚重了许多。

青山有幸埋忠骨——看电视连续剧《精忠岳飞》有感

□殷修武



“怒发冲冠,凭栏处,潇潇雨歇。抬望眼,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,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。靖康耻,犹未雪。臣子恨,何时灭。驾长车,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上,收拾旧山河,朝天阙。”宋代词人、武将岳飞的《满江红·写怀》是我最爱读的诗词之一,这首词笔力之沉厚,脉络条理清晰,精致之深婉,皆不同凡响。岳飞的“精忠报国”之心激励着中华儿女的爱国情,报国情。因此,千百年来,岳飞成了中华民族学习的榜样,崇拜的大英雄。

2013年7月4日,69集电视连续剧《精忠岳飞》在安徽电视台开播后,我对

高温天气,农田的灌溉,关乎稼穡生计。此时,在我的脑海深处,又浮现出老家的那一台水车。感谢它,一年一年滋润了干旱的庄稼,帮助一家人度过了艰苦的乡下岁月。

在乡间,一台水车,好比一部小型抽水机。当时节进入小满,稻禾生长,麦苗灌浆,决不能缺水。水,是农业命脉,一丝一毫马虎不得。早年,家乡灌溉不发达,于是水车派上了用场。

我家的那一台水车,长约三米,色泽金黄,十分漂亮。它分为车头、车身、车尾三部分。车身作槽,安有滚轴、龙骨(木链条),均匀地连缀着数十片小叶片。车头两侧,安有车手把,附加一对车手。灌溉时,将车手套在车手把上,拉动滚轴,滚轴带动龙骨,叶片开始不停地将水汲上来。

汲水之源,大多为野塘,东一口,西一口,长着芦苇、菖蒲、浮萍等野生植物。平日里,这些塘清清寂寂,成了野鸟的栖息地,可一到农忙时节,就热闹无比。在老家,人们将用水车灌溉,叫“车水”,被干旱逼急了,干脆直呼“抢水”。

一喊抢水,说明塘水不多了,供不应求,得赶紧行动。家里劳力不够时,半夜里,我常常被父亲叫去抢水。一百来斤的水车,被父亲扛着飞奔。“星光照旷野,百步见人”,我挟着车手,抓着支架,紧随后面,一路飞跑。

村里有一大块高田,坡地,遇上久不下雨,旱情极其严重,地皮经常龟裂。有一年深夜抢水,老远,就听见“吱呀吱呀”的车水声,而且不止一两台,而是十几台。抢水的人不少,密集的车水声,叫得人心慌。“快,快下塘,将水车支好!”到了塘边,父亲小声吩咐,事实上,别人都看见了,抽得更猛了。

“扑通”一声,我跳下塘,将支架支好,父亲卸下水车,拦腰递了过来。我一把接住车尾,将它安在架上,一身泥水地爬上岸,抓起车手,套在车手把上,与父亲同时摇将起来。水车如龙,不一会儿,白亮亮的水被汲起,流向稻田。

时间不长,汗出如浆,又粘又潮。蚊虫不断发起攻击,围着人团团转,更

瓠子面汤

□阮胜明

国人比较讲究吃。北方的面食,南方的米饭,还有散落在民间的各种小吃,一道道美食,共同拼凑成一桌桌饕餮盛宴,让人大快朵颐。

如果说,这么多年我走南闯北也品尝了不少美食,而这些令人垂涎的美食业已深深烙在我的味蕾之上成为永久回味。那么,在我,一洋锅子(一种盛菜的粗糙钵子)瓠子面汤,是任何美食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“天下第一美食”。因为,就是这样一洋锅子瓠子面汤,让我想起了我的祖母,我的童年……

孩童时期,我就是个野孩子。父母因为要上生产队挣工分,根本无暇管教我。我是奶奶带大的,也是在奶奶的棍棒教育下成人成才的。我天生聪慧,10岁就上了初中。可我对念书并不是那样上心,有时人在课堂上,可心却和我那班小伙伴捆到一块去了。放学铃一响,我就飞也似地跑回村子,找到那班小伙伴,书包一撂,玩“打战”,玩“跳房子”。往往是玩到天黑都不知道回家吃饭。而这个时候,村子就会定时响起奶奶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,从村东头一直响到村西头。有时我玩得正兴,听到也当没听到,只顾着继续玩。每每最后被奶奶找到,我就会被奶奶一手拎着我的小耳朵,一手用笤把丝不住抽打着。我跟猪嚎着似地,乖乖跟着奶奶回家,然后在抽拉中把奶奶给我留的晚饭狼吞虎咽吃下。

那年放暑假,我几乎整天不着家。奶奶喊回家吃饭,我不听,我躲。饿了,我会跑到邻家瓜地抱个西瓜,摸条菜瓜,摘条黄瓜。邻居的骂声传到奶奶的耳朵里,她又拿起笤把丝子,掂着小脚满村子寻我。寻着了,自然少不了是一顿死打,我全身的竹丝印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痊愈。当然,更多的时候,她是寻不着

我的。那是农历六月六,我犯了一个大错,下午和几个小伙伴玩跳房子时,我在迈田(踢完所有房子后,就有机会背对房子,用用来踢房子的瓦撒子迈田,瓦撒子落在哪,哪就是胜者的领土,后面的人再踢房子时需跳着过去)时,瓦撒子砸在了一个小伙伴的头上,小伙伴的头上顿时鲜血直流。奶奶闻讯后,一边拿着仨鸡蛋去人家赔不是,一边拿着笤把丝子追着我满村子跑,我怕打,拼了命地跑,结果我跑到邻家家的猪圈里躲了起来。我迷迷糊糊在猪圈里睡到半夜,醒来后饿极了,我便偷偷跑回家,发现灶屋门虚掩着,我摸进灶屋打开橱柜企图找点吃的。可橱柜里什么都没有,我便去揭锅盖。锅里竟然放着一洋锅子瓠子面汤,我知道这是奶奶特意给我留的。我端起洋锅,三下五除二就把尚有点热的瓠子面汤倒进了我可怜的瘪瘪的肚子里,临了还用嘴巴将沾在洋锅子上的汤汁一点不留地舔干净。后来,我心满意足地腆着肚子,美美地在灶屋里睡去了。第二天天亮,奶奶起早为家人做早饭,发现我在锅洞口睡着,便把我抱回家中的竹床让我继续睡……

后来,我在追忆奶奶的文字里多次提到瓠子面汤。瓠子面汤我并没有少吃,吃过了就忘了,大概是因为裹腹不得不吃,而吃后很快被消化掉,所以自然忘得就快。然而,那晚的瓠子面汤,我却终身难忘。在我,这不仅不是天下第一美食,更是奶奶的爱。奶奶走后,我一次次企图找回那夜瓠子面汤的味道,可不知缘何,始终未能如愿……

